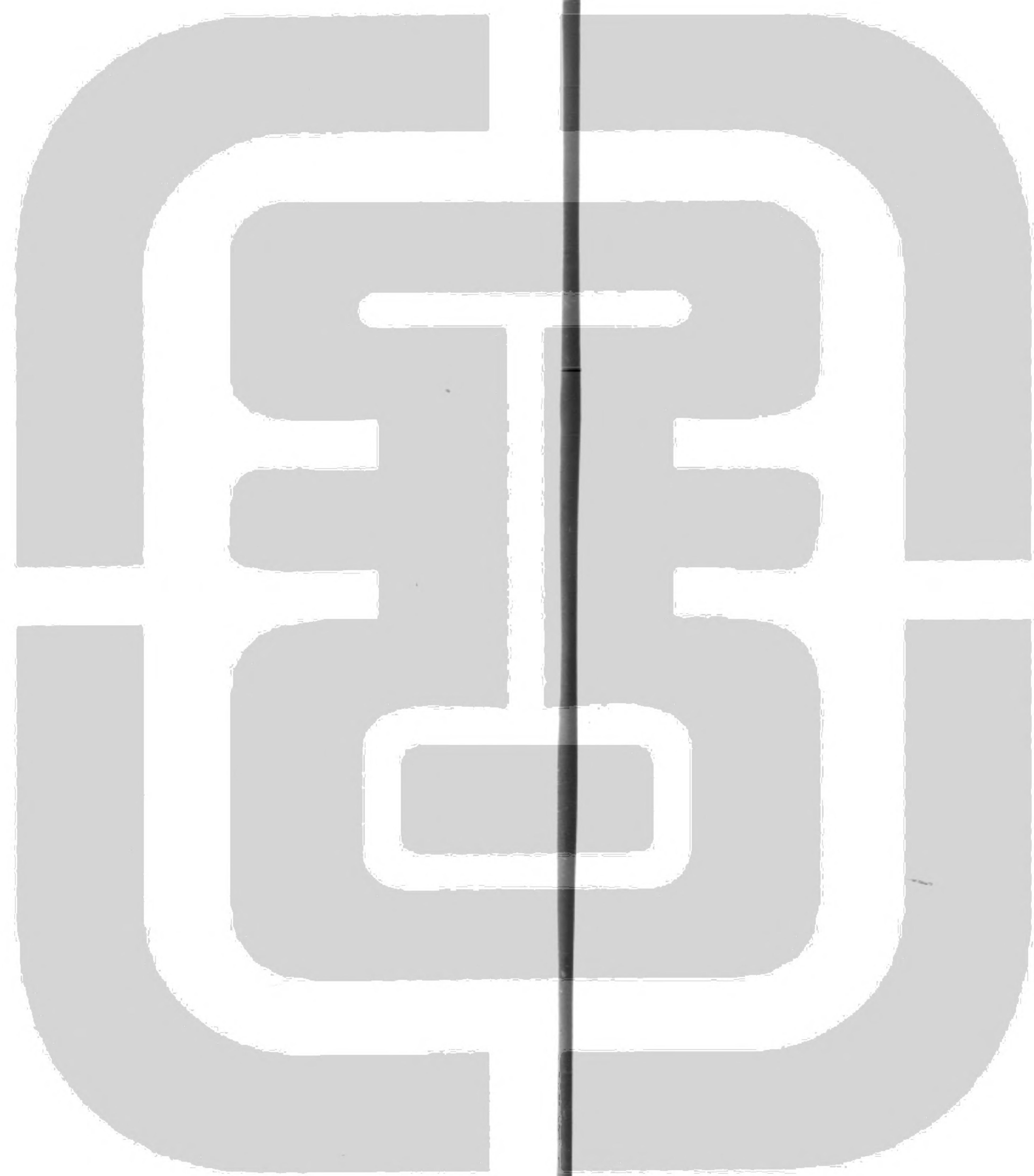




廣滑稽

十七卷之十八





廣滑稽卷之十七目錄

列子

杞人憂天

宋向氏

商丘開

處石入火

周尹氏

蕉鹿

病忘

迷疾

悲心更微

一孔不達

公伯儀

北山愚公

兩兒辯鬪

公扈齊嬰



偃師

紀昌

來丹

負日之暄

仰天而笑

其狗迎吠

死而笑為不能言生術

有獻魚鴈者

得人遺契

因請為薪

無似竊鈇者

不見人徒見金

莊子

舐痔

遭睡

墨子

歐驥

行比狗豨

竊疾

孰受不祥

啖人國

君將何得于景與響

非為其不當

吳慮

不如翟為車轄

管子

身死舌焉得生

有狗嗥嗥

鮑叔為壽

寧子欲室

去人亦用人



晏子春秋

與霧山河伯共憂

迭處迭去

數圍人罪

趣庖治狗

社鼠猛狗

景公兩用之

撫瘍

楚為小門

辱嬰取病

嬰不倍託

極大極細

使內勿服

廣滑稽卷之十七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關中羅 冑霽堃甫校

列子

杞人憂天

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亾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亾處亾氣若屈伸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邪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



積氣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  
曰奈地壤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亾處亾塊  
若踏步跣蹈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壤其人舍  
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  
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  
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氣之成乎地者  
也知積氣也知積塊也奚謂不壤夫天地空中之一  
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  
此固然矣憂其壤者誠爲大遠言其不壤者亦爲未

是天地不得不壤則會歸于壤遇其壤時奚爲不憂  
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壤者亦謬言天地不壤  
者亦謬壤與不壤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  
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壤與  
不壤吾何容心哉

宋向氏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  
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始吾爲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  
足三年大穰自此以往施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爲



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  
亾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反其先居之財向氏以  
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若何向氏  
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  
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  
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  
盜禽獸水盜魚鱉亾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  
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亾殃夫金玉  
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

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爲國氏之重罔已也遇東郭  
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  
和以成若生載若形况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  
物不相離也認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  
亾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亾公  
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  
爲盜邪孰爲不盜邪

商丘開

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同外宿于田更商丘



開之舍中夜禾生子伯二人相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存者亾亾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于饑寒潛于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之子華之門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睥之既而狎侮欺詒攬秘揆枕亾所不爲商丘開常無愠容而諸客之技單僊于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于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爲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揚于地鬮骨無礪范氏之黨

以爲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指河曲之淫隈曰彼中有寶珠沫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沫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截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穴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子其聾我也子其盲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亾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于此試與子言之曩子二客



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亾亾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誠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亾迯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賞之誕我我內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者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內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

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况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

處石入火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于中山藉苻燔林翳赫百里有  
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煙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除行  
而出若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之徐而察之形色  
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  
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之  
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魏



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于物物無得傷闕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

周尹氏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夢爲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勲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

晝爲僕虜苦則苦矣夜爲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爲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爲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吟嚙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爲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

蕉鹿

鄭人有薪于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



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傷人有聞者用  
 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  
 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  
 薪者之得鹿邪詎有薪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  
 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  
 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  
 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  
 真得鹿安謂之夢真夢得鹿安謂之實彼真取若鹿  
 而與若爭鹿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

着訪之國相  
 一段反似無  
 味

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  
 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  
 辨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亾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  
 士師之言可也

病忘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  
 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  
 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  
 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



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  
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  
于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  
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  
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爲也  
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  
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  
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  
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

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

迷疾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  
爲哭視白以爲黑饗香以爲臭嘗甘以爲苦行非以  
爲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  
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  
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  
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于是非昏于  
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



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况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幹人之迷哉營汝之糧不若過歸也

悲心更微

燕人生于燕長于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

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給若此晉國耳夫人大慚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直見先人之廬冢想心更微

一孔不達

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爲榮國毀不以爲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視吾如人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觀吾之鄉如戎蠻之國凡此衆疾爵賞不能勸



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爲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

公儀伯

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言之于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

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蠶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于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歿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修人所不爲故學眎者先見輿薪聽者先聞撞鍾夫有易于內者無難于外于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今臣之名



聞于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于負其力者乎

北山愚公

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于漢陰可乎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王屋何且焉置土石

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運于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孀妻有遺男始齷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曰甚矣汝之不慧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以應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得已也告之于帝感其



誠命夸蛾氏二子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  
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

兩兒辯鬪

孔子東游見兩小兒辯鬪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  
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  
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  
盂此不爲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  
涼涼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爲近者熱而遠者涼乎  
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謂汝多知乎

公扈齊嬰

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求治扁鵲治之  
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之所疾自外而于府藏  
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爲汝  
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  
彊而氣弱故是于謀而寡于斷齊嬰志弱而氣彊故  
少于慮而傷于專若換汝之心則均于善矣扁鵲飲  
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胷探心易而置之投以神藥  
既悟如初二人辭歸于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



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與相訟求辨子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已

偃師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奔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吾與若俱觀之翼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俱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

頷音五感反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頷其頤則歌合律捧其

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

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

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斲倡者

以示王皆傳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王諦料

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

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王試廢

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不能視廢其腎則足

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功乃可與造化者同



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

紀昌

井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于井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于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卧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捩二年之後雖錐末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鼈懸蠅于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

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幹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旣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也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于野二人交射中路失鋒相觸而墜于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旣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杆之而無差焉于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于塗請爲父子剋臂以誓不得告術于人

來丹

魏黑卵以睚嫌殺丘邴章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



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耻假力于人善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胃受矢鏹鏹摧屈而體無痕槌負材力視來丹猶雛穀也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爲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謁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

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方夜見光而不見形其觸物也驕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三寶者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于事匣而藏之未嘗啟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齊七日晏陰之間跪而授其下



劔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劔從黑卯時黑卯之醉偃于牖下自頸至腰三斫之黑卯不覺來丹以黑卯之歿趣而退遇黑卯之子于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卯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劔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卯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噬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于門三招我亦使我體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

負日之暄

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緼麤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于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奧室綿纈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屋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蜚于口憐于腹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慚

仰天而笑

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



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

其狗迎吠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無朴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

者莫急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知所以爲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師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爲不能言生術哉



有獻魚鴈者

齊田氏祖于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于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爲之用衆客和之如嚮鮑氏之子年十二預于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爲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且蚊蚋嗜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爲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得人遺契

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

因請爲薪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父因請以爲薪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無似竊鈇者

人有亾鈇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



鈇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相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不見人徒見金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莊子

紙痔

宋人有曹商者為宋王使秦其往也得車數乘王說

之益車百乘反于宋見莊子曰夫處窮閭阨巷困窘織履槁頂黃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萬乘之主而從車百乘者商之所長也莊子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痊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所治愈下得車愈多子豈治其痔邪何得車之多也子仁矣

遭睡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釋莊子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没于淵得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子能得珠者必遭



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爲整粉矣

墨子

歐驥

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俞于人乎子墨子曰我將上大行駕驥與羊我將誰歐耕柱子曰將歐驥也子墨子曰何故歐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子墨子曰我亦以子爲足以責

行比狗狶

子夏之徒問于子墨子曰君子有鬪乎子墨子曰君子無鬪子夏之徒曰狗狶猶有鬪惡有士而無鬪矣子墨子曰傷矣哉言則稱于湯文行則譬于狗狶

竊疾

與國采小異子墨子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于此牟牛犛豢維人但割而和之食之勝食也見人之生餅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不知日月安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子墨子曰楚三竟之田曠蕪不可



唐滄稽 卷之十七  
勝辟評霧數千不可勝見宋鄭之間邑則還然竊之  
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

孰受不祥

子墨子見齊大夫曰今有刀于此試之人頭倅然斷  
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  
斷之可謂利乎大王曰利子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  
受其不祥大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子墨子  
曰并國覆軍賊殺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大王俯仰而  
思之曰我受其不祥

啖人國

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解而食  
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豈不惡  
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  
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  
以非夷人食其子也

君將何得于景與響

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  
俯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

蘇極禹典何  
妨仁義



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于景與響哉

非爲其不當

子墨子仕人于衛所仕者至而反子墨子曰何故對曰與我言而不當曰待汝以千盆授我五百盆故去之也子墨子曰授子過千盆則子去之乎對曰不去子墨子曰然則非爲其不當也爲其寡也

吳慮

魯之南鄙人有吳慮者冬陶夏耕自比于舜

不如翟爲車轄

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雛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爲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爲雛也不如翟之爲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爲巧利于人謂之巧不利于人謂之拙

身歿古焉得生

桓公問曰不幸而失仲父也二三大夫者其猶能國寧乎管仲對曰君請矍已乎鮑叔牙之爲人也好直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甯戚之爲人也能事孫在之



爲人也善言公曰此四子者其孰能一人之上也寡人并而臣之則其不以國寧何也對曰鮑叔之爲人好直而不能以國誑賓胥無之爲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誑甯戚之爲人能事而不能以足息孫在之爲人善言而不能以信默臣聞之消息盈虛與百姓誑信然後能以國寧勿已者隰朋其可乎朋之爲人也動必量力舉必量技言終喟然而嘆曰天之生朋以爲夷吾舌也其身歿舌焉得生哉

有狗噬噬

言朋亦將隨已早  
亡不得久理齊政

管仲言曰東郭有狗噬噬旦暮欲齧我假而不使也今夫易牙子之不能愛將安能愛君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子又言曰比郭有狗噬噬旦暮欲齧我假而不使也今夫豎刁其身之不愛焉能愛君君必去之公曰諾管子又言曰西郭有狗噬噬旦暮欲齧我假而不使也今夫衛公子開方去其千乘之太子而臣事君是所願也得于君者是將欲過其千乘也君必去之公曰諾

鮑叔爲壽



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為寡人壽乎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東練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甯子欲室

甯子歌浩浩意在欲室馮驩歌彈鋏意在無家然則欲為國用者未有不存室

桓公使管仲求甯戚戚應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慮之婢子曰公何慮管仲曰非婢子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賤賤昔者吳干戰未亂不得

家之慮者

入軍門國子適其齒遂入為干國多百里後齊國之飯牛者也穆公舉而相之遂霸諸侯由是觀之賤豈可賤少豈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甯戚甯戚應我曰浩浩乎吾不識婢子曰詩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魚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甯子其欲室乎

去人亦用人

客或欲見于齊桓公請仕上官授祿千鍾公以告管仲曰君子之客聞之曰臣不仕矣公曰何故對曰臣聞取人以人者其去人也亦用人吾不仕矣



晏子春秋

齊晏嬰著

與霧山河伯共憂

齊大旱逾崦景公召羣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  
 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  
 祠霧山可乎羣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之無益也  
 夫霧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  
 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我欲祠  
 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鼈為民  
 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

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為之奈何晏子曰君誠  
 避宮殿暴露與山霧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  
 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

迭處迭去

晏公游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  
 此而歎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  
 刷淚顧晏子曰寡人今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  
 泣子獨笑何也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  
 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霧公將常守之矣



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數圍人罪

景公使圍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于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為君數之使其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

景公又嘗使  
燭鄒主鳥而  
亡之公怒欲  
殺之晏子亦  
數其三罪詞  
與此同

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食之當死罪一也又殺之所最善馬者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于百姓兵弱于隣國汝當死罪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嘆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趣庖治狗

景公走狗死公命外共之棺內給之祭晏子聞之諫公曰亦細物也恃以為左右為笑耳晏子曰君過矣夫厚藉歛不以及民乘貨財而笑左右傲細民之憂



而崇左右之笑則國亦無望矣且夫孤老凍餒而死  
狗有祭鰥寡不恤而死狗有指行辟若此百姓聞之  
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怨聚于百姓而權輕  
于諸侯而乃以爲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  
以會朝屬

社鼠猛狗

景公問于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公  
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  
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

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  
惡于君上外則賣權重于百姓不誅之則爲亂誅之  
則爲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  
酤酒者爲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  
人其故里人曰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  
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  
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千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  
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爲社鼠用事者爲猛  
狗主安得無墜國安得無患乎



景公兩用之

晏公飲酒夜移于晏子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簋簠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簋

簠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于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二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亾

撫瘍

景公病疽在背高子國子請公曰職當撫瘍高子進而撫瘍公曰熱乎曰熱熱何如曰如火其色何如曰如未熟李大小何如曰如豆墮者何如曰如履辨二



子者出晏子請見公曰寡人有病不能勝衣冠以出見夫子夫子其辱視寡人乎晏子入請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如蒼玉大小何如曰如壁其墮者何如曰如珪晏子出公曰吾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

楚爲小門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爲小門于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僂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

人邪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爲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辱嬰取病

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我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縛一人



詣王王曰縛者曷爲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爲橘生于淮北則爲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于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邪王笑曰聖人非所與嬉也寡人反取病焉

嬰不倍託

景公有愛女請嫁于晏子公乃往燕晏子之家飲酒酣公見其妻曰此子之內子邪晏子對曰是也公曰

嘻亦老且惡矣寡人有女少且姣請以滿太子之宮晏子違席而對曰乃此則老且惡嬰與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且人固以壯託乎老姣託乎惡彼嘗託而嬰受之矣君雖有賜可以使嬰倍其託乎

極大極細

景公問晏子曰天下有極大乎晏子對曰有足游浮雲背凌蒼天尾偃天間躍啄北海頸尾咳于天地乎然而濇濇不知六駟之所在公曰天下有極細乎晏子對曰有東海有蠱巢于蠱曉再乳再飛而蠱不爲



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

使內勿服

霽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入盡服之公使吏禁之  
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相望  
而不止晏子見公問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子飾  
裂斷其衣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晏子對曰君使服  
之于內而禁之于外猶懸牛首于門而賣馬肉于內  
也公曰善使內勿服

踰月而國人莫之服

廣滑稽卷之十七終



廣滑稽卷之十八目錄

韓非子

不灰之藥

欺人猶瞽

三虫相訟

蒲貫

河伯

浴矢

妻禱

學不灰

爭年

與天神博

毀新如故

置履信度

二子相誇

恐泄夢言



商子

請賜不與

呂覽

賢若是苦

契舟求劍

市丘之鼎

戎夷惜灰

尹文子

因名失實

善搏善噬

尸子

命狗命子

子華子

築壇級于公宮

順塗求衣

淮南子

朱儒問天

馬圍往說

抽刀相啖

惠子比新婦

夢中耻見辱

公孫綽起死人

盜跖

無以異乎子車氏之殺

郢人鬻母



說苑

狗號羊鳴

新書

儲之久矣

韓詩外傳

子醜故耳

潛夫論

司原逐豨

風俗通

鮑君神

李君神

東家食而西家宿

我故伯階

三牲備身

申鑒

黃白無驗

孔叢子

吾不能為舌

以泣著愛

生于嗜酒

抱朴子



斥仙人

輒告之曰已愈

古強

金樓子

豈知分香臭

顏氏家訓

博士買驢

未聞王粲

不謂玄成如此學

寒木發華

嘲費旭詩

嘲子建安仁

讀專為露蔡

讀芋為芋

某即好酒

謬音專旭



廣滑稽卷之十八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關中羅 曹霖荃甫校

韓非子 韓諸公子

不歿之藥 國策亦載

有獻不歿之藥于荊王者謁者操之以入中射之士  
問曰可食乎曰可因奪而食之王大怒使人殺中射  
之士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聞謁者曰可食臣故  
食之是臣無罪而罪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歿之藥臣



食之而王殺之是死藥也是客欺王也夫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也不如釋臣王乃不殺

博物志云君山有道與吳包山潜通上有美酒數斗得飲者不死漢武帝齋七日遺男女數十人至君山得酒欲飲之東方朔曰臣識此酒請視之因一飲至盡帝欲殺之朔乃曰殺朔若死此爲不驗以其有殺亦不死乃赦之

欺人猶瞽

田駟欺鄒君鄒君將使人殺之田駟恐告惠子惠子

見鄒君曰今有人見君則睽其一目奚如君曰我必殺之惠子曰瞽兩相睽君奚爲不殺君曰不能勿睽惠子曰田駟東慢齊侯南欺荆王駟之于欺人瞽也君奚怨焉鄒君乃不殺

三虱相訟

三虱相與訟一虱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虱曰爭肥饒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臙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于是乃相與聚嘍其母而食之臙癯人乃弗殺

滿貫



有與悍者隣欲賣宅而避之人曰是其貫將滿也遂去之或曰勿之矣子姑待之谷曰吾恐其以吾滿貫也去遂也

河伯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爲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焉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

浴矢

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于士季突至士在內

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于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曰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爲之奈何曰取五姓之矢浴之季曰諾乃浴以矢

妻禱

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

學不灰

客有教燕王不爲灰之道者王使人學之所使學者



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已而誅學者之晚也

爭年

鄭人有相與爭年者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此而不決以後息者爲勝耳

與天神博

秦昭王令工施鈎梯而上華山以松柏之心爲博箭長八尺棊長八寸而勒之曰昭王嘗與天神博于此矣

毀新如故

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爲袴其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我故袴妻子因毀新令如故袴

置履信度

鄭人有且置履者先自度其足而置之其坐至之市而忘操之已得履乃曰吾忘持度反歸取之及反市罷遂不得履人曰何不試之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二子相誇



齊有狗盜之子與則危子戲而相誇盜子曰吾父之

裘獨有尾

言裘尚有所盜之狗尾

危子曰吾父獨冬不失袴

者不衣袴雖終其冬夏無所損失也

### 恐泄夢言

堂谿公見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而不當瓦卮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邪君曰然堂谿公曰為人主而漏泄羣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卧惟恐夢言泄于妻妾

商子

秦公孫鞅著

### 請賙不與

齊人有東郭敞者猶多願願有萬金其徒請賙焉不與曰吾將以求封也其徒怒而去之宋愛非其有以失其其有者豈異東郭敞之愛非其有以亾其徒乎

呂覽

秦呂不韋著

### 賢者若是苦

齊湣王亾居于衛晝日步足謂公王丹曰我已亾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亾者果何故哉我當已公王丹



荅曰臣以王爲已知之矣王故尚未知之邪王之所  
以亾也者以賢也天下之王昏不肖而惡王之賢也  
因相與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亾也濟王慨然太  
息曰賢故若是其苦邪

抽刀相啖

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  
遇于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  
肉也我肉也尚胡革也更求肉而爲于是具染而已因  
抽刀而相啖至死勇若此不若無勇

契舟求劍

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于水遽契刻一作其舟  
曰是我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  
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爲  
其國與此同時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爲治豈不難  
哉

引兒投江

有過于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嬰兒  
啼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



善游哉以此任物亦必悖矣

惠子比新婦

白圭新與惠子相見也惠子說之以疆白圭無以應  
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婦者婦至徐行豎子操  
蕉火而鉅新婦曰蕉火大鉅入于門門中有坎陷新  
婦曰塞之將傷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然而有  
大甚者

宋榮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  
新婦謂僕曰拊驂無咎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

將失火入室見白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  
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之時失  
也

市丘之鼎

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鷄多泊之則淡而不  
可食少泊之則焦而不熟然而視之螭焉美無所可  
用惠子之言有似于此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  
而居鼎旁適為之饑則莫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  
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饑邪



夢中耻見辱

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士白縞之冠丹  
 績之袍束布之衣新素履墨劔室從而叱之唾其面  
 惕然而寤徒夢也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  
 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無所挫辱今夜辱我將索其  
 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歿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  
 三日不得却而自沒謂此當務則未也雖然其心之  
 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戎夷惜歿

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日夕門已閉矣與弟子一人  
 宿于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  
 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歿子不肖人也  
 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惡  
 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嘆曰嗟乎道其不濟夫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歿弟子遂活

公孫綽起死人

魯人有公孫綽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人問其故對  
 曰我固能治偏枯今我倍所以為偏枯之藥則可以  
 起死人矣



尹文子

因名失實

世有因名以得實亦有因名以失實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試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誰能用是宣王悅之然則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三石實也九石名也宣王悅其名而喪其實齊有黃公者好謙卑有二女皆國色以其美也常謙辭毀之以爲醜惡醜惡之名遠布年過而一國無聘

者衛有鰥夫時冒娶之果國色國色實也醜惡名也此違名而得實矣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欺之乎曰然則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王人傳之咸以爲真鳳凰貴欲以獻之遂聞楚王王感其欲獻于已召而厚賜之過于買鳥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于野者得寶玉徑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陰欲圖之謂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復之田父雖疑猶錄以歸置于廡下其夜玉



光明照一室田父復以告鄰人曰此怪之徵過棄殃可銷于是遽而棄于遠野鄰人無何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賀王王得此天下之寶臣未嘗見王問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魏王立賜獻玉者千金長食上大夫祿

盜毆

莊黑丈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毆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毆喻吏遽而聲

不博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

善搏善噬

康莊長者字童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者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乃實對于是改之賓客復往尸子

命狗命子

齊有田果者命狗曰富命子為樂將欲祭也狗入室果呼之曰富出巫曰不祥也家果大禍長子歿哭曰樂乎而不似悲也



子華子 晉程本著

築壇級于公宮

晏子見于子華子曰日者嬰得見于公公惡夫羣臣之有黨也曰子將何方以弭之嬰無以應也吾子幸教以所不逮虚心以承子華子曰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游士之所以不立于君之朝以黨敗之也人主甚惡其黨則左右執事之臣有以藉口矣人君曾不是察隨其所甚惡而甘心焉夫士之自好者孰肯以不贊之軀而投人主所必怒者邪小人始至

先歐陽子作朋黨論

于齊也小異者不容而已今則疑似者削跡矣小人之始至于齊也媵媵脂韋者未必御也今則服冕而乘軒矣舉齊之朝將化而為私人也日往而月易築壇級于公宮而君不得知也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

無以異乎子車氏之緘

子車氏之緘其色純而黑一產而三豚焉其二則粹而黑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于已也嚙而殺之决裂其腎腸糜盡而後止其同于已者字之惟謹而恐



其傷也子華子曰甚矣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于異  
同而意味于愛憎雖其所自空殺之而弗悔况非其  
類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咕咕相爲然約而  
自保其固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一接未有毫澤  
之差蹴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以兵甚矣心術之  
善移也無以異乎子車氏之緘

順塗求衣

宋有澄子者亾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  
焉援之而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亾緇

衣然此吾所自爲者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  
我昔所亾者紡緇也今子所衣者禪緇也以禪緇而  
當我之紡緇也而豈有所不得哉

淮南子 漢淮南王

朱儒問天

朱儒問徑天高于脩人脩人不知曰子雖不知猶近  
之于我 故凡問事必于近者

郢人鬻母

郢人有鬻其母爲請于買者曰此母老矣幸善食之



廣雅釋義 卷之十八  
而勿若此行大不義而欲爲小義者

馬圉往說

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  
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  
能聽說人譬以太牢享野獸以九韶樂鳥也予之罪  
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至見野人曰子  
耕于東海至于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  
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  
所至而巧不若拙

說苑

狗號羊鳴

林旣衣韋衣而朝齊景公公曰此君子服邪旣作色  
曰服何足以端士行如君言衣狗裘當狗號羊裘當  
羊鳴乎今君衣狐意得無變乎

新書

漢賈誼著

儲之久矣

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誅逐政治踳亂  
國人不服晉師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走至于澤中

呂覽作齊潛



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饑而欲食御進  
股脯梁糗號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曰何故  
儲之對曰爲君出亾而道饑渴也

韓詩外傳 漢韓嬰著

子醜故耳

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  
終歿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爲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  
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  
也吐曰吾肉善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

之尚猶賈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  
醜

潛夫論 後漢王符著

司原逐豨

有司原氏者燎獵中野鹿斯東奔司原縱譟之西方  
之衆有逐豨者聞司原之譟也競舉音而和之司原  
聞音之衆則反輟已之逐而往伏焉遇夫俗惡之豨  
司原喜而自以獲白瑞珍禽也盡芻豢單困倉以養  
之豨俛仰嗷啞爲作容聲司原愈益珍之居無何烈



風興而澤雨作灌巨豕而惡塗渝遂駭懼真聲出乃知是家之艾豨爾此隨聲逐響之過也

風俗通

後漢應劭撰

鮑君神

汝南鮑陽有于田得磨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磨者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磨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人以為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為起祀舍衆巫數十帷帳鍾鼓萬數

昔有和尚破窳肚者曰本

是泥土合成  
霧何從生聖  
何從起其窳  
自壞即鮑李  
神之謂也

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獎成之耳

李君神

汝南南頓張助于田中種禾見李核意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植種以餘漿溉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衆大吠聲因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沲間一



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曰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斫也

東家食而西家宿

女子兩袒便是為乞婦斷者傷貞

齊人有女二家求之東家子醜而富西家子好而貧父莫知其所與又難指斥謂女曰汝宜偏袒令我知之女便兩袒母問其故答曰欲得東家食而西家宿

也見開顏集

我故伯階

有張伯階仲階者兄弟二人形貌絕相似仲階妻新

粧見伯階以為仲階乃戲問之曰今日粧飾好否伯

階應之曰我伯階也妻乃起避之須臾又見伯階以

為仲階告曰向大錯誤伯階曰吾故伯階也見開顏集

三牲備身

漢有牛通為隴西主簿馬文淵為太守牟喜為功曹

凉部云三牲備身

申鑒後漢荀悅著

黃白無驗

或問黃白之儔曰傳毅論之當也燔埴為瓦則可爍



敵他歷切音  
踢

瓦爲銅則不可以自然驗于不然詭哉敵犬羊之肉  
以造馬牛不幾矣不亦然歟

孔叢子

漢孔鮒著

吾不能爲舌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  
若子事君將何以爲乎子思曰順我性情以道輔之  
無死亾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而性剛而傲  
不肖又且無所死亾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  
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亾道不行言不

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亾也老萊子曰子不見  
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  
吾不能爲舌故不能事君

以泣著愛

子高游趙平原君客有鄒文季節者與子高相善及  
將還魯諸故人俱訣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  
涕交頤子高徒抗手而已分背就路其徒問曰先生  
與彼二子善彼有戀戀之心而先生厲聲高揖此無  
乃非親親之謂乎子高曰斯二子良人也有不忍之



心若于取斷必不足矣其徒曰凡泣者一無取乎子高曰有二大姦之人以泣自信婦人懦夫以泣著愛

生于嗜酒

平原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瓢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穿所聞聖賢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平原君曰即如先生所言則此言何生子高曰生于嗜酒者

抱朴子

斥仙人

須曼倩自云我乘龍升天先過紫府金牀玉几晃晃昱昱真貴處也仙人以流霞一杯飲我輒不饑渴忽然思家天帝前謁拜失儀見斥來還河東因號曼卿為斥仙人又云劉安見上帝箕坐自稱寡人遂見謫守天側三年

輒告之曰已愈

興古太守馬氏在官有親故人投之求恤焉馬乃令此人出任外詐云神人道士治病無不手下立愈又



令辯士游行爲之虛聲云能令盲者即明聾者即行  
又勅諸來治病者雖不便愈其當告人已愈也如此  
則必愈于是後人問前來者輒告曰已愈無敢言未  
愈者也旬月間乃至巨富

### 古強

古強敢爲虛言云曾見充舜禹湯說之萬萬如實謂  
孔子嘗勸我讀易曰此良書也西狩獲麟語孔子曰  
此非善祥稽使君曾以一玉卮與強後忘之忽語稽  
曰昔安期先生以此相遺

### 金樓子

#### 豈知分香臭

昔王池國有民婿面奇醜婦國色鼻艷壻乃求婚此  
婦終不肯迎顧遂往西市無價名香而燻之還入其  
室婦旣艷豈知分香臭哉

### 顏氏家訓

北齊顏之推著

### 博士買驢

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

### 木閭王祭



之推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彥交游嘗說王粲集中難  
 鄭玄尚書事崔轉為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蹙  
 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見先儒之  
 中未聞有王粲也以粲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

不謂玄成如此學

魏收之在議曹與諸博士議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  
 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魏便忿怒都不復言取韋  
 玄成傳擲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尋之達明乃來謝  
 曰不謂玄成如此學也

寒木發華

齊世有辛毗者清幹之士官至行臺尚書嗤鄙文學  
 嘲劉逖曰君輩辭藻譬若榮華湏臾之翫非宏才也  
 豈比吾徒十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  
 曰即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辛笑曰可矣

嘲費旭詩

梁世費旭詩云不知是耶非殷灋詩云颯颯雲母舟  
 簡文曰旭既不識其父灋又颯颯其母此雖悉古事不可用也

嘲子建安仁



陳思王子建武帝誅遂深未蟄之思潘岳安悼賦乃  
槍手澤之遺是方父于虫匹婦于考也

呼尊為露葵

梁世有蔡朗諱純既不涉學遂呼尊為露葵面墻之  
徒遽相倣倣承聖中遣一士大夫聘齊主客即李恕  
問梁使曰江南有露葵否答曰露葵是尊水鄉所出  
即今食者綠葵菜耳

讀芋為羊

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而為

大唐新語東  
宮衛佐馮光  
張解蹲鴟云

今之羊子便  
是著毛蘿蔔  
然則誤解蹲  
鴟不獨一權  
貴可笑也

芋字後有人餉羊肉荅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  
解事義久後尋繹方知如此

某即好酒

南陽有人為生奧博性殊儉吝冬至日女婿謁之乃  
設一銅瓶酒臠獐肉婿恨其卑率一舉盡之主人愕  
然悅仰命益如此者再退而責其女曰某即好酒故  
汝常貧

謬音專旭

元魏之世在洛京時有一才學重臣新得史記音而



頗紕誤及見顛項字為許綠借作許緣其人遂謂朝  
上言從來謬音專旭當專翹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  
行信期年之後史有碩儒苦相究討方知焉

廣滑稽卷之十八終

廣滑稽卷之十九目錄

西京雜記

此中多有

倉卒客

漢武故事

以速易遲

東方朔別傳

舍人數窮

上林獻棗

面長一丈餘

三雷歿

當復脫禪



東觀漢記

艾氣

汝南先賢傳

臧真六十

三輔決錄

景卿惜錢

司馬彪九州春秋

銅臭

博物志

奚物為火

此窺牖小兒

拾遺記

嚙語通周易

亦妬玉人

渴羗

無跡賜珠

是空盤

襄陽耆舊傳

正得阿承醜女

習新婦

魯國先賢傳

取吳半



王隱晉書

先列得歆

大傳負物

世說

人寧可使婦無幃

無此必不明

偷那得行禮

汗不敢出

偷本非禮

故是一鳳

吳牛見月而喘

來病君子

如明府之去陳恒

直是清虛日來

復何假一

几其羅爲大老

君家果

如游蓬戶

齊莊周

廉者不求

某在斯

若天自高

蠻語不解

柳絮因風

無可無不可

必不至河漢

欲者不多

濟河焚舟

合抱何施

明鏡清流

芝蘭玉樹

初不眠

會稽雞

署閣柱



蘭閣蘭閣

卿等何以得存

我猶患其重

往愬逢怒

索解人不得

焉能逆風

當穿卿頰

強學人作爾馨語

無文殊誰賞

寫水著地

臭腐糞土

誰運聖人

便是易邪

除婦服作詩

屋下架屋

負版綉

但見其上

溷仲真鄰

非唯圍碁見勝

寧可鬪戰求勝

自不至此

不須陶胡奴米

捉杖打人

詎求形色加人

不煩復爾

自量為難

以小人度君子

此中亦難得眠處

侵陵上國

此君小異

真憂淵源不起邪

臣叔不癡

未覩不鳴不躍

何得事事皆是

頗曾如此人不

郝公三反



會名處多

獵好縛人士

人噉一口

便可結繩而治

題門作活字

但糜自可

廣滑稽卷之十九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關中羅 曹霽楚甫校

西京雜記 晉葛洪集

此中多有

長安有儒生曰惠莊聞朱雲折五鹿充宗角乃歎息  
曰粟犢友能爾邪吾終耻溺於溝中遂裹糧從雲雲  
與言莊不能對逡巡而去抑心謂人曰吾口不能劇  
談此中多有



倉卒客

元理嘗從其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困米忘其石數子爲吾計之元理以食筋十餘轉曰東困七百四十九石二升七合又十餘轉曰西困六百九十七石八斗遂大著困門後出米西困六百九十七石七斗九升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困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過廣漢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擊牀曰遂不知鼠之殮米不如剥面皮矣廣漢爲之取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筭曰諸蔗二十五應收一千五百三十

六枚蹲鴟三十七畝應收六十七石千牛產二百犢萬鷄將五萬雛羊豕鵝鴨皆道其數果蔗有款悉知其所乃曰此資業之廣何供饋之福邪廣漢慚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曰俎上蒸他一頭厨中荔枝一椽皆可爲設廣漢再拜謝臯自入取之盡日爲歡

漢武故事

以速易遲

漢武好詞賦每所行幸及鳥獸異物輒命司馬相如



等賦之上亦自作詩賦數百篇賦成初不留相如造  
文遲彌時而後成每嘆其工妙謂相如曰以吾之速  
易子之遲可乎相如曰以臣則可未知陛下何如耳  
上大笑而不責

東方朔別傳

舍人數窮

東方朔于上前射覆中之郭舍人亟屈被榜朔曰南  
山有木名爲柘良工材之可以射射中人情如掩兔  
舍人數窮可不早謝上乃搏擊大笑也

上林獻棗

武帝時上林苑獻棗上以所持杖擊未央前殿檻呼  
朔曰叱來叱來先生知此篋中何物朔曰上林獻棗  
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朔曰呼朔者上也以杖擊  
檻兩木林也曰來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也上大  
笑賜帛十疋

面長一丈餘

漢武帝對羣臣曰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寸年百歲  
東方朔因在側大笑有司奏不敬方朔免冠云臣誠



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耳帝問之朔曰彭祖正八百歲果如陛下之言則彭祖人中長八寸以此推之彭祖面長一丈餘矣

三當歿

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傍曰是故當歿者二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歿天下聞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歿匈奴有急以鹿觸之三當歿帝默然赦之

當復脫禪

東方朔常與郭舍人于帝前射覆郭曰臣願問朔一事朔得臣願榜百朔窮臣當賜帛曰客來東方歌謳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垣墻游戲中庭上入殿堂擊之拍拍歿者攘攘格鬪而外主人被創是何物也朔曰長喙細身晝匿夜行嗜肉惡烟常所拍捫臣朔愚戇名之曰蟲舍人辭窮當復脫禪

東觀漢記

艾氣

初桓榮遭倉卒困厄時常與族人桓元卿俱拮拾投



閑輒誦詩元卿謂榮曰卿但盡艾氣耳當安復施用時乎榮笑而不應後榮爲太常元卿來候榮諸子謂曰平生笑君艾氣今何如元卿曰我農民安能預知此

汝南先賢傳

臧真六十

范滂被詰受紀臧滂曰曾爲北部督郵汝南今有紀囊表裏六尺若以此爲臧臧真六十耳

三輔決錄

景卿惜錢

平陵士孫奮貲至一億七十萬富聞京師而性儉吝從子端辟梁冀椽奮送絹五疋食以乾魚嘗宿客舍顧錢直甚少主人曰君惜錢如此欲作士孫景卿耶

九州春秋

司馬彪

銅臭

靈帝賣官廷尉崔烈八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子均亦有時名烈問曰吾作公天下人謂何如對曰大人少有高名不謂不當爲公今登其位海內嫌其銅臭烈



廣濟錄 卷之十九  
舉杖擊之均走烈曰子受父搥而走可謂孝乎均曰  
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不陷父于不義烈曰  
爾以吾爲瞽瞍邪

博物志

晉張華撰

### 奚物爲火

趙襄子率徒十萬狩于中山藉芳燔林燁赫百里有  
人從石壁中出隨烟上下若無所之經涉者襄子以  
爲物徐察之乃人也問其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  
其人曰奚物爲火

### 此窺牖小兒

漢武帝好仙道祭祀名山大澤以求神仙之道時西  
王母遣使乘白鹿告帝當來乃供帳九華殿以待之  
七月七日夜漏七刻王母乘紫雲車而至于殿西南  
面東向頭上戴七種青氣鬱鬱如雲有三青鳥如鳥  
大使侍母旁時設九微燈帝東面西向王母索七桃  
大如彈丸以五枚與帝母食一枚帝食桃輒以核著  
膝前母曰取此核將何爲帝曰此桃其羹欲種之母  
笑曰此桃三千年一生實唯帝與母對坐其從者皆



不得進時東方朔竊從殿南廂朱鳥牖中窺母母顧

之謂帝曰此窺牖小兒嘗二來盜吾此桃帝乃此世

人謂東方朔神仙也

拾遺記 晉王嘉著

### 嚙語通周易

呂蒙入吳吳主勸其學業蒙乃博覽羣籍以易爲宗常在孫策座上酣醉忽卧於夢中誦周易一部俄而驚起衆人皆問之蒙曰向夢見伏羲文王周公與我論世祚興亾之事日月貞明之道莫不窮精極妙未

該玄旨故空誦其文耳衆座皆云呂蒙嚙語通周易

### 亦妬玉人

先主其石長而體貌特異至年十八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召入白綃帳中于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晝則講說軍謀夕則擁后而玩玉人常稱玉之所貴德比君子况爲人形而不可玩乎后與玉人潔白齊潤觀者殆相眩惑嬖寵者非惟嫉于其石亦妬于玉人也后常琢毀壞之乃誠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爲寶春秋美之



今吳魏未滅安以妖玩經懷凡淫惑生疑勿復進焉  
先主乃撤玉人衆嬖皆退當時君子以其後爲神智  
婦人焉

渴羗

羗人姚馥好讀書嗜酒每醉歷月不醒常歎云九河  
之水不足以漬麩葉八藪之木不足以作薪蒸七澤  
之糜不足以充庖俎凡人稟天地之精氣不知飲酒  
者動肉含氣耳何必土木之偶而無心識乎好啜濁  
嚼糟常言渴于醇酒羗輩常弄狎之呼爲渴羗及晉

武踐位忽思見馥立于階下帝奇其個儻擢爲朝歌  
邑宰馥辭曰氏羗異域遠隔風化得遊中華已爲殊  
幸請辭朝歌之縣長充馬圍之役時賜美酒以樂餘  
年帝曰朝歌紂之故都地有酒池故使老羗不復呼  
渴馥于階下高聲對曰馬圍老羗漸染皇化溥天夷  
貊皆爲王臣今若歡酒池之樂受朝歌之地更爲殷  
紂之比乎帝撫几大悅卽遷爲酒泉太守地有清  
泉其味若酒馥乘醉而拜受之

無跡賜珠



石崇常擇美容姿相愛類者十人裝飾衣服大小一  
等使忽視不相分別欲有所召不呼姓名悉聽珮聲  
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金色艷者居後以爲行次而  
進也使數十人各含異香行而笑語則口氣從風颺  
又屑沉水之香如塵末布象牀上使所愛者踐之無  
跡者賜以真珠百琲有迹者節其飲食令體輕弱故  
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

是空盤

明帝于月夜宴羣臣于園太官進櫻桃以赤瑛爲盤

賜羣臣月下視之盤與桃同色羣臣皆笑云是空盤  
襄陽耆舊傳

正得阿承醜女

黃彥承高爽開朗爲沔南名士謂孔明曰聞君擇婦  
身有醜女黃頭黑面才堪相配孔明許即載送之時  
人以爲笑樂鄉里爲之嘖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  
承醜女

習新婦

習敬爲臨湘令山簡征南功曹蒞官舉大綱而已不



拘文法時人號為習新婦

魯國先賢傳

取吳半

東門負歷吳郡濟陰太守所在貪濁謠曰東門負取吳半吳不足濟陰續

王隱晉書

先列得歆

杜預伐吳軍入城至都督孫歆帳下生將歆詣預王濬先列得歆頭而預生送歆洛中大笑

太傅負物

王尼見太傅越曰公負尼物越荅初不識此事尼曰昔楚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不能奉禮率法至使盜賊公行則是與自盜無異也尼拾資財軍寇掇畧公為宰輔未能禁賊令尼窮困是亦明公負物也越意解大笑與尼絹五十疋

世說

人寧可使婦無幃

范宣年八歲後園挑菜誤傷指大啼人問痛邪荅曰



非為痛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是以啼耳宣潔行廉約  
韓豫章遺絹百疋不受咸五十疋復不受如是咸半  
遂至一疋既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二丈  
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幃邪范笑而受之

無此必不明

徐孺子年九歲嘗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  
當極明邪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必不  
明

偷那得行禮

孔文舉有二子大者六歲小者五歲晝日父眠小者  
牀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何以不拜荅曰偷那得行  
禮

汗不敢出

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三魏文帝聞之語其父鍾  
繇曰可令二子來于是敕見毓面有汗帝曰卿面何  
以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以不  
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偷本非禮

一子一不汗  
便是二兒優  
劣



與孔文舉兒  
正同思是一  
事傳者互異  
耳

鍾毓兄弟小時值父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時覺  
且託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  
何以拜毓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  
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故是一鳳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  
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吳牛見月而喘

蒲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窓作琉璃屏實密似踈奮

有難色帝笑之奮荅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來病君子

中朝有小兒父病行乞藥主人問病曰患瘧也主人  
曰尊侯明德君子何以病瘧荅曰來病君子所以為  
瘧耳

如明府之去陳恒

崔正熊詣都郡都郡將姓陳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  
荅曰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恒

直是清虛日來



廣雅釋義 卷之十九  
庾公造周伯仁伯仁曰君何所欣說而忽肥庾曰君復何所憂慙而忽瘦伯仁曰吾無所憂直是清虛日來滓穢日去耳

復何假一

阮宣子有令聞太尉王夷甫見而問曰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爲掾世謂三語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于三宣子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不言而辟復何假一遂相與爲友

比甘羅爲太老

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壻大會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敦敦謂贍曰卿年未三十已爲萬石亦太蚤贍曰方于將軍少爲太蚤比之甘羅已爲太老

一云裴散騎娶王太尉女婚後三日諸壻大會當時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與裴談子玄才甚豐贍始數交未快郭陳張甚盛裴徐理前語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稱快王亦以爲奇謂諸人曰君輩勿爲爾將受困寡人女壻



廣雅釋義 卷之十九  
君家果

梁國楊氏子九歲甚聰惠孔君平詣其父父不在乃呼兒出爲設果果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曰此是君家果兒應聲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如游蓬戶

竺法深在簡文坐劉尹問道人何以游朱門答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或云卞令

齊莊周

孫齊由齊莊二人小時詣庾公公問齊由何字答曰

字齊由公曰欲何齊邪曰齊許由齊莊何字答曰字齊莊公曰欲何齊曰齊莊周公曰何不慕仲尼而慕莊周對曰聖人生知故難企慕庾公大喜小兒對廉者不求

庾法暘造庾大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暘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故得在耳

某在斯

簡文在暗室中坐召宣武宣武至問上何在簡文曰某在斯時人以爲能



唐清和  
卷之十九  
十四  
若天自高

王長史與劉真長別後相見王謂劉曰劉更長進谷曰此若天之自高耳

蠻語不解

王仲祖聞蠻語不解茫然曰若使介葛盧來朝故當不昧此語

柳絮因風

謝太傅寒雪日內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撒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無奕女左將軍王凝之妻也

無可無不可

王中郎於狀玄度習鑿齒論青楚人物臨成以示韓康伯康伯都無言王曰何故不言韓曰無可無不可必不至河漢

謝公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邇子姪未之許公歎曰若剎超聞此語必不至河漢

欲者不多



唐滄雅 卷之十九  
晉武帝每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以問子弟車騎荅曰  
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

濟河焚舟

謝胡兒語庾道季諸人莫當就卿談可堅城壘庾曰  
若文度來我以偏師待之康伯來濟河焚舟

合抱何施

孫綽賦遂初築室畎川自言見止足之分齋前種一  
株松恒自手壅治之高世遠時亦鄰居語孫曰松樹  
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楓柳雖合

抱亦何所施

明鏡清流

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庭講習車武子  
難苦問謝謂袁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重勞  
二謝袁曰必無此嫌車曰何以知爾袁曰何嘗見明  
鏡疲于屢照清流憚于惠風

芝蘭玉樹

謝太傅問諸子姪子弟亦何預人事而正欲使其佳  
諸人莫有言者車騎荅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



于階庭耳

初不眠

桓玄詣殷荊州殷在妾房晝眠左右辭不之通桓後言及此事殷云初不眠縱有此豈不以賢賢易也

會稽雞

賀太傅作吳郡初不出門吳中諸強族輕之乃題府門云會稽雞不能啼賀聞故出行至門反顧索筆足之曰不可啼殺吳兒于是至諸屯邸檢校諸顧陸役使官兵及藏逋亾悉以事言上罪者甚衆陸抗時為

江陵都督故下請孫皓然後得釋

署閣柱

山公以器重朝羣年踰七十猶知管時任貴勝年少若和裴王之徒並共宗誅有署閣柱曰閣東有大牛和嶠鞅裴楷鞅王濟剔嬲不得休或云潘尼作之

蘭閣蘭閣

王丞相拜揚州賓客數百人並加霜接人人有說色唯有臨海一客姓任及數胡人為未洽公因便還到過任邊云君出臨海便無復人任大喜說因過胡人

操此心媚上必無不至

嬲音臬戲箱擾也又奴曉切



前彈指云蘭閣蘭閣羣胡同笑四坐並懽

卿等何以得存

王劉與林公共看何驃騎驃騎看文書不顧之王謂何曰我今故與林公來相看望卿擺撥常務應對玄言那得方低頭看此耶何曰我不看此卿等何以得存諸人以爲佳

我猶患其重

桓公在荊州全欲以德被江漢耻以威刑肅物令史受杖正從朱衣上過桓式年少從外來云向從閣下過見令史受杖上捎雲根下拂地足意譏不著桓公云我猶患其重

往愬逢怒

鄭玄家奴婢皆讀書嘗使一婢不稱旨將撻之方自陳說玄怒使人曳箸泥中須臾復有一婢來問曰胡爲乎泥中荅曰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索解人不得

謝安年少時請阮光祿道白馬論爲論以示謝于時謝不卽解阮語重相容盡阮乃歎曰非但能言人不



廣雅釋義 卷之十九  
可得正索解人亦不可得

焉能逆風

有北來道人好才理與林公相遇于瓦官寺講小品于時竺法深孫興公悉共聽此道人語屢說疑難林公辨荅清析辭氣俱爽此道人每輒摧屈孫問深公上人當是逆風家向來何以都不言深公笑而不荅林公曰白旃檀非不馥焉能逆風深公得此義夷然不屑

當穿卿頰

孫安國往殷中軍許共論徃反精苦客主無間左右進食冷而復煖者數四彼我奮擲塵尾悉脫落蒲餐飯中賓主遂至莫忘食殷乃語孫曰卿莫作強口馬我當穿卿鼻孫曰卿不見决鼻牛人當穿卿頰

強學人作爾馨語

殷中軍嘗至劉君所清言良久殷理小屈遊辭不已劉亦不復荅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

無文殊誰賞

支道林造卽色論論成示王中卽中卽都無言支曰

呼馬呼牛得毋謂而虐乎



廣雅釋詁 卷之十九  
默而識之乎王曰既無文殊誰能見賞

寫水著地

殷中軍問自然無心于稟受何以正善人少惡人多  
諸人莫有言者劉尹荅曰譬如寫水著地正自縱橫  
流漫略無正方圓者一時絕歎以爲名通

臭腐糞土

人有問殷中軍何以將得位而夢棺器將得財而夢  
矢穢殷曰官本是臭腐所以將得而夢棺屍財本是  
糞土所以將得而夢穢汙時人以爲名通

誰運聖人

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荀子來與共語便使其唱理意  
謂王曰聖人有情不王曰無重問曰聖人如柱邪王  
曰如籌筭雖無情運之者有情僧意云誰運聖人邪  
荀子不荅而去

便是易邪

殷荊州曾問遠公易以何爲體荅曰易以感爲體殷  
曰銅山西崩靈鍾來應便是易邪遠公笑而不荅

除婦服作詩



孫子荆除婦服作詩以示王武子王曰未知文生于情情生于文覽之悽然增伉儷之重

### 屋下架屋

庾仲初作揚都賦成以呈庾亮亮以親族之懷大爲其名價云可三二京四三都于此人人競寫都下紙爲之貴謝太傳云不得爾此是屋下架屋耳事事擬學而不免儉狹

### 負版絳

孫興公道曹輔佐才如白地明光錦裁爲負版絳非

無文采酷無裁製

但見其上

高貴鄉公薨內外誼譚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不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

### 梅仲真鄰

梅願嘗有惠于陶公後爲豫章太守有事王丞相遣收之侃曰天子富于春秋萬機自諸侯出王公旣得錄陶公何爲不可放乃遣人于江口奪之願見陶公

萬機自諸侯出恐非人臣語謂陶公忠順是耶非耶



拜陶公止之願曰梅仲真鄰明日豈可復屈邪

非唯圍碁見勝

江僕射年少王丞相呼與共碁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道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爾傍有客曰此年少戲廼不惡王徐舉首曰此年少非唯圍碁見勝

寧可鬪戰求勝

桓大司馬詣劉尹卧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磬地寧可鬪戰求勝桓

甚有恨容

自不至此

孫興公作庾公誄文多託寄之辭旣成示庾道恩庾見慨然送還之曰先君與君自不至于此

不須陶胡奴米

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爲烏程令送一船米遺之卻不肯取直荅語王修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捉杖打人



廣雅釋義 卷之十九  
阮光祿赴山陵至都不往殷劉許過事便還諸人相與追之既亦知時流必當逐已乃遄疾而去至方山不相及劉尹時爲會稽乃歎曰我人當泊安石渚下耳不敢復近思曠傍伊便能捉杖打人不易

詎可形色加人

王劉與桓公共至覆舟山看酒酣後劉牽脚加桓公頸桓公甚不堪舉手機去既還王長史語劉曰伊詎可以形色加人不

不煩復爾

羅君童曾在人家主人令與坐上客共語荅曰相識已多不煩復爾

自量爲難

王恭欲請江盧奴爲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盃又不與王王且笑且言那得獨飲江云卿亦復須邪更使酌與王王飲酒畢因得自解去未出戶江歎曰人自量固爲難

以小人度君子



左傳以小人  
之腹度君子  
之心

劉慶孫在大傅府于時人士多爲所構唯庾子嵩縱  
心事外無迹可問後以其性儉家富說太傅令換千  
萬冀其有吝于此可乘太傅于衆坐中問庾庾時頽  
然已醉憤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荅云下官家故可  
有兩娑千萬隨公所取于是乃服後有人向庾道此  
庾曰可謂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

此中亦難得眠處

許侍中顧司空俱作丞相從事爾時已被遇遊宴集  
衆略無不同嘗夜至丞相許戲二人歡極丞相便命  
使入已帳眠顧至曉回轉不得快熟許上牀便哈噎  
大鼾丞相顧諸客曰此中亦難得眠處

侵陵上國

王僧彌謝車騎共王小奴許集僧彌舉酒勸謝云奉  
使君一觴謝曰可爾僧彌勃然起作色曰汝故是吳  
興溪中釣碣耳何敢請張謝徐撫掌而笑曰衛軍僧  
彌殊不肅省乃侵陵上國也

此君小異

武昌孟嘉作庾太尉州從事已知名褚太傅有知人



鑒罷豫章還過武昌問庾曰聞孟從事佳今在此不  
庾云試自求之楮眴眴良久指嘉曰此君小異得無  
是乎庾大笑曰然于時既歎楮之默識又欣嘉之見  
賞

真憂淵源不起邪

王仲祖謝仁祖劉真長俱至丹陽墓所省殷揚州殊  
有確然之志既及王謝相謂曰淵源不起當如蒼生  
何深爲憂歎劉曰卿諸人真憂淵源不起邪

臣叔不凝

王汝南既除所生服遂停墓所兄子濟每來拜墓略  
不過叔叔亦不候濟脫時過止寒溫而已後聊試問  
近事荅對甚有音辭出濟意外濟極惋愕仍與語轉  
造精微濟先畧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  
形俱肅遂留共語彌日累夜濟雖僑爽自視缺然乃  
喟然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而不知濟去叔送至門  
濟從騎有一馬絕難乘少能騎者濟聊問叔好騎乘  
不曰亦好爾濟又使騎難乘馬叔姿形既妙回策如  
縈名騎無以過之濟益歎其難測非復一事既還渾



問濟何以暫行累日濟曰始得一叔渾問其故濟具  
歎述如此渾曰何如我濟曰濟以上人武帝每見濟  
輒以湛調之曰卿家癡叔歿未濟常無以荅既而得  
叔後武帝又問如前濟曰臣叔不癡稱其實美帝曰  
誰比濟曰山濤以下魏舒以上于是顯名年二十八  
始宦

未覩不鳴不躍

張華見褚陶語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  
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陸曰公

未覩不鳴不躍者耳

何得事事皆是

王藍田爲人晚成時人乃謂之癡王丞相以其東海  
子辟爲掾嘗集聚王公每發言衆人競贊之述于末  
坐曰主非堯舜何得事事皆是丞相甚相歎賞

頗曾如此人不

謝太傅爲桓公司馬桓詣謝值謝梳頭遽取衣幘桓  
公云何煩此因下共語至暝既去謂左右曰頗曾見  
如此人不



郝公三反

卞望之云郝公體中有三反方于事上好下佞已一反治身清真大修計校二反自好讀書憎人學問三反

會名處多

王中郎嘗問劉長沙曰我何如荀子劉荅曰卿才乃當不勝荀子然會名處多王笑曰癡

便可結繩而治

庾道季云廉頗藺相如雖千載上死人慄慄恒如有

生氣曹蜍李志雖見在厭厭如九泉下人人皆如此便可結繩而治但恐狐狸猶貉噉盡

獵好縛人士

桓南郡好獵每田狩車騎甚盛五六十里中旌旗蔽隰騁良馬馳擊若飛雙甄所指不避陵壑或行陳不整麇兔騰逸參佐無不被繫束桓道恭玄之族也時爲賊曹叅軍頗敢直言常自帶絳綿繩著腰中玄問此何爲荅曰公獵好縛人士會當被縛手不能堪也玄自此小差



題門作活字

楊德祖爲魏武主簿時作相國門始構椽桷魏武自出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楊見卽令壞之旣竟曰門中活濶字王正嫌門大也

人噉一口

人餉魏武一柘酪魏武噉少許蓋頭上題合字以示衆衆莫能解次至楊修修便噉曰公教人噉一口也復何疑

但糜自可

賓客詣陳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與太丘論議二人進火俱委而竊聽炊忘箸簞飯落釜中太丘問炊何不饅元方季方長跪曰大人與客語乃俱竊聽炊忘箸簞飯今成糜太丘曰爾頗有所識不對曰彷彿志之二子俱說更相易奪言無遺失太丘曰如此但糜自可何必飯也



廣滑稽卷之十九終

廣滑稽卷之二十目錄

世說

惟丘壑獨存

家第不改其樂

好色不好德

語卿道何物

壻故自急

恐傷盛德

君乃復委罪于樹木

從事督郵

唯務光當免此語

如輕雲蔽日

爲人作父如此

五斗解醒

雜穢非類

入我幃中



人種不可失

如比夏門

無可復用相報

昨夜復南塘一出

卿可贖我

恒患不得快飲酒

大力者負之而趨

無事可咨

何可一日無此君

唯公榮可不與飲酒

題門作鳳

長柄壺盧

狂司馬

阿螭不作爾

亦有丹朱

意復可敗

爾汝歌

漱石枕流

獸弱弩強

幾為傖鬼

聞作吳語

此益英英

卿類社樹

不如捲角牴

卿乃復有行來衣

圖作佛

卿輩亦那得坐談

但恐不免耳

買山隱

夷甫無君輩客

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曬書

郝叅軍此過乃不惡

卿助我

那得不作蠻語

舉體非真



不鈍頗亦驗

前倨後恭

如從屋漏中來

元規塵汗人

褚季野

虎狼虎獮

作此面向人

意以况表

何至作老婢聲

頰似是作健不

亦復竟不異人

白頸鳥

我固疑是老奴

厭何預卿事

何如君李

家舅刻薄

故可種

何至以甕牖語人

猶當無一豪可論

冷如鬼手

袁生遷怒

流芳遺臭

問是何草

謂是乾飯

有情癡

世人以此詢中郎

天時尚煥

誰當卿卿

劉昭幼童傳

對日遠近

晉陽秋

月犯少微



續晉陽秋

只見人送汝上郡

交州名士傳

稱骨度肉

未嘗北向看日

廣滑稽卷之二十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關中羅 曹霖楚甫校

世說

惟丘壑獨存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遭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于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床



與諸人詠譴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  
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少積右軍答  
曰唯丘壑獨存

家弟不改其樂

戴安道既厲操東山而其兄欲建式遏之功謝太傅  
曰卿兄弟志業何其太殊戴曰下官不堪其憂家弟  
不改其樂

好色不好德

許允婦是阮衛尉女德如妹竒醜交禮竟允無復入

理家人深以爲憂會允有客至婦令婢視之還荅曰  
是桓卽桓卽者桓範也婦云無憂桓必勸入桓果語  
許云阮家旣嫁醜女與卿故當有意卿宜察之許便  
回入內旣見婦卽欲出婦料其此出無復入理便捉  
裾停之許因謂曰婦有四德卿有其幾婦曰新婦所  
乏唯容爾然士有百行君有幾許云皆備婦曰夫百  
行以德爲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謂皆備允有慚色遂  
相敬重

語卿道何物



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被誅離婚徒邊後遇赦得還  
充先已取郭配女武帝特聽置左右大夫李氏別住  
外不肯還充舍郭氏語充欲就省李充曰彼剛介有  
才氣卿往不如不去郭氏于是盛威儀多將侍婢既  
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脚自屈因跪再拜既反語  
充充曰語卿道何物

壻故自急

庾玉臺希之弟也希誅將戮玉臺玉臺子婦宣武弟  
桓豁女也徒跣求進閣禁不內女厲聲曰是何小人

我伯父門不聽我前因突入號泣請曰庾玉臺常因  
人脚短三寸當復能作賊不宣武笑曰壻故自急遂  
原玉臺一門

恐傷盛德

謝公夫人幃諸婢使在前作伎使太傅暫見便下幃  
太傅索更開夫人云恐傷盛德

君乃復委罪于樹木

王丞相令郭璞試作一卦卦成郭意色甚惡云公有  
震厄王問有可消伏理不郭曰命駕西出數里得一



栢樹截斷如公長置牀上常寢處災可消矣王從其語數日中果震栢粉碎子弟皆稱慶大將軍云君乃復委罪于樹木

從事督郵

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鬲縣從事言到臍督郵言在鬲上住

唯務光當免此語

戴安道中年畫行像甚精妙庾道季看之語戴云神

明太俗由卿世情未盡戴云唯務光當免卿此語

如輕雲蔽日

顧長康好寫起人形欲圖殷荊州殷曰我形惡不煩耳顧曰明府正爲眼爾但明點童子飛白拂其上使如輕雲之蔽日

爲人作父如此

孝武在西堂會伏滔預坐還下車呼其兒語之曰百人高會臨坐未得他語先問伏滔何在在此不此故未易得爲人作父如此何如



五斗解醒

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于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解五斗解醒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飲酒進肉隗然已醉矣

雜穢非類

劉公榮與人飲酒雜穢非類人或譏之荅曰勝公榮

者不可不與飲不如公榮者亦不可不與飲是公榮輩者又不可不與飲故終日共飲而醉

入我幃中

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爲棟宇屋室爲幃衣諸君何爲入我幃中

人種不可失

阮仲容先幸姑家鮮卑婢及居母喪姑當遠移初云當畱婢旣發定將去仲容借客驢著重服自追之累



廣雅釋義 卷之三十一 三  
騎而返曰人種不可失即遙集之母也

如北夏門

任愷既失權勢不復自檢括或謂和嶠曰卿何以坐視元哀敗而不救和曰元哀如北夏門拉攏自欲壞非一木所能支

無可復用相報

劉道真少時常漁草澤善歌嘯聞者莫不留連有一老嫗識其非常人甚樂其歌嘯乃殺豚進之道真食豚盡了不謝嫗見不飽又進一豚食半餘半迺還之

後爲吏部郎嫗兒爲小令史道真超用之不知所由問母母告之于是齋牛酒詣道真道真曰去去無可復用相報

昨夜復南塘一出

祖車騎過江時公私儉薄無好服玩王庾諸公共就祖忽見裘袍重疊珍飾盈列諸公怪問之祖曰昨夜復南塘一出祖于時怕自使僮兒鼓行劫鈔在事之人亦容而不問

卿可贖我

祖士雅恐未必有此



唐書卷之二十一  
溫太真位未高時屢與揚州淮中佑客樗蒲與輒不  
競嘗一過大輸物戲屈無因得反與庾亮善于舫中  
大喚亮曰卿可贖我庾即送直然後得還經此四數

恒患不得快飲酒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爲吳郡單身奔亾民吏皆  
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前塘口蘧籐覆之時峻  
嘗募覓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  
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覓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  
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

送過淞江寄山陰魏家得免後事平冰欲報卒適其  
所願卒曰出自厮下不顧名器以苦執鞭恒患不得  
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湏冰爲起大舍  
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其卒非唯有  
智且亦達生

大力者負之而趨

王子猷詣郗雍州雍州在內見有髡髻云阿乞那得  
此物令左右送還家郗出覓之王曰向有大力者負  
之而趨郗無忤色



唐詩集 卷之三十一  
無事可容

羅友作荊州從事桓宣武爲王車騎集別友進坐良久辭出宣武曰卿向欲容事何以便去荅曰友聞白羊肉羹一生未曾得喫故冒來前耳無事可容今已飽不復須駐了無慚色

何可一日無此君

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住便令種竹或問暫住何煩爾王嘯詠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唯公榮可不與飲酒

王戎弱冠詣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觴酬酢公榮遂不得一柸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問之者阮荅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不可不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

題門作鳳

稽康與呂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駕安後來值康不在喜出戶延之不入題門上作鳳字而去喜不覺猶以爲忻故作鳳字凡鳥也



廣雅釋義 卷之二十一  
長柄壺盧

陸士衡初入洛洛張公所宜請劉道真是其一陸既往劉尚在哀制中性嗜酒禮畢初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不陸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狂司馬

桓宣武作徐州時謝奕爲晉陵先粗經虛懷而乃無異常及桓遷荊州將西之間意氣甚篤奕弗之疑唯謝虎子婦王悟其旨每曰桓荊州用意殊異必與晉陵俱西矣俄而引奕爲司馬奕既上猶推布衣交在

溫坐岸幘嘯詠無異常曰宣武每曰我方外司馬遂飲酒轉無朝夕禮桓舍入內奕輒復隨去後至奕醉溫往主許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

阿螭不作爾

謝公嘗與謝萬共出西過吳郡阿萬欲相與共萃王恬許太傅云恐伊不必酬汝意不足爾萬猶苦要太傅堅不回萬乃獨往坐少時王便入門內謝殊有欣色以爲厚待已良久乃沐頭散髮而出亦不坐仍據胡床在中庭曬頭神氣傲邁了無相酬對意謝于是



廣雅釋  
乃還未至船逆呼太傅安曰阿螭不作爾

亦有丹朱

諸葛瑾爲豫州遣別駕到臺語云小兒知談卿可與  
語連往詣恪恪不與相見後于張輔吳坐中相遇別  
駕喚恪咄咄卽君恪因嘲之曰豫州亂矣何咄咄之  
有荅曰君明臣賢未聞其亂恪曰昔唐堯在上四凶  
在下荅曰非唯四凶亦有丹朱于是坐大笑

意復可敗

稽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步兵曰俗物已復

來敗人意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

爾汝歌

晉武帝問孫皓聞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爲不皓正  
飲酒因舉觴勸帝而言曰昔與汝爲鄰今與汝爲臣  
上汝一栲酒令汝壽萬春帝悔之

漱石枕流

孫子荆年少時欲隱語王武子當枕石漱流誤曰漱  
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洗  
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獸弱弩強

荀鳴鶴陸士龍二人未相識俱會張茂先主張令其語以其並有大才可勿作常語陸舉手曰雲間陸士龍荀荅曰日下荀鳴鶴陸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布爾矢荀荅曰本謂雲龍駢駢定是山鹿野麋獸弱弩強是以發遲張乃撫掌大笑

幾爲傖鬼

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爲傖鬼

此事豈可使卿有勲

元帝皇子生普賜羣臣殷洪喬謝曰皇子誕育普天同慶臣無勲焉而猥頒厚賚中宗笑曰此事豈可使卿有勲邪

聞作吳語

劉真長始見王丞相時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彈棊局曰何乃洵劉旣出人問見王公云何劉曰未見他異唯聞作吳語耳

此盃英英



王公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盃謂伯仁曰此盃腹殊空謂之寶器何邪荅曰此盃英英誠爲清徹所以爲寶耳

卿類社樹

謝幼輿謂周侯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就而視之其根則羣狐所托下聚溷而已荅曰枝條拂青天不以爲高羣狐亂其下不以爲濁聚溷之穢卿之所保何足自稱

不如捲角牴

明帝問周伯仁眞長何如人荅曰故是千斤牴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牴有盤辟之好

卿乃復有行來衣

許文思往顧和許顧先在帳中眠許至便徑就牀角枕共語旣而喚顧共行顧乃命左右取机上新衣易已體上所著許笑曰卿乃復有行來衣乎

圖作佛

何次道往瓦官寺禮拜甚勤阮思曠語之曰卿志大宇宙勇邁終古何曰卿今日何故忽見推阮曰我圖



廣濟和 卷之二十一  
數千戶郡尚不能得卿廼圖作佛不亦大乎

卿輩亦那得坐談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真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爲此卿輩亦那得坐談

但恐不免耳

初謝安在東山居布衣時兄弟已有富貴者翕集家門傾動人物劉夫人戲謂安曰大丈夫不當如此乎謝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

買山隱

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深公荅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夷甫無君輩客

王劉每不重蔡公二人嘗詣蔡語良久乃問蔡曰公自言何如夷甫荅曰身不如夷甫王劉相目而笑曰公何處不如荅曰夷甫無君輩客

使君輩從此中出入

張吳興年八歲齟齬先達知其不常故戲之曰君口



廣雅釋名 卷之二十一  
中何爲開狗竇張應聲荅曰正使君輩從此中入

曬書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問其故荅曰我

曬書

郝叅軍此過乃不惡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荅時郝隆在坐應聲荅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謝甚有愧色桓公目謝而笑曰郝叅軍此過乃不

惡亦極有會

卿助我

范玄平在簡文坐談欲屈引王長史曰卿助我王曰此非按山力所能助

那得不作蠻語

郝隆爲桓公南蠻叅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欲攬筆便作一句云娥隅躍清池桓問娥隅是何物荅曰蠻名魚爲娥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叅



廣澤集 卷之二十一  
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舉體非真

范啓與郗嘉賓書曰子敬舉體無饒縱撥皮無餘潤  
郗荅曰舉體無餘潤何如舉體非真者范性矜假多  
煩故嘲之

不鈍頗亦驗

簡文在殿上行右軍與孫興公在後右軍指簡文語  
孫曰此噉名客簡文顧曰天下自有利齒兒後王光  
祿作會稽謝車騎出曲阿祖之王孝伯罷秘書丞在

坐謝言及此事因視孝伯曰王丞齒似不鈍王曰不  
鈍頗亦驗

前倨後恭

謝暹夏月嘗仰卧謝公清晨卒來不暇著衣跣出屋  
外方躡履問訊公曰汝可謂前倨而後恭

如從屋漏中來

祖廣行恒縮頭詣桓南郡始下車桓曰天甚晴朗祖  
叅軍如從屋漏中來

元規塵汙人



庾公權重足領王公庾在石頭王在冶城坐大風揚塵王以扇拂塵曰元規塵汙人

褚季野

褚大傳初渡江嘗入東至金昌亭吳中豪右燕集亭中褚公雖素有重名于時造次不相識別敕左右多與茗汁少著粽汁盡輒益使終不得食褚公飲訖徐舉手共語云褚季野于是四坐警散無不狼狽

虎狔虎犢

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狔虎犢

還其所如

作此面向人

褚大傳南下孫長樂于船中視之言次及劉真長歿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亾邦國殄瘁褚大怒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數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

意以况袁

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乘樓眺矚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袁虎率爾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



廣雅釋義 卷之二十一  
人之過桓公慄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有大牛重千斤噉芻豆十倍于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特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况袁四坐既駭袁亦失色

何至作老婢聲

人問顧長康何以不作洛生詠荅曰何至作老婢聲  
頗似足作健不

殷顛庾恒並是謝鎮西外孫殷少而率悟庾每不推嘗俱詣謝公謝公熟視殷曰阿巢故似鎮西于是庾

下聲語曰定何似謝公續復云巢頗似鎮西庾復云  
頗似足作健不

亦復竟不異人

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宏自以有才多好上人坐上無折之者適王子猷來太傅使共語子猷直熟視良久回語太傅云亦復竟不異人宏大慚而退

白頸烏

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如荅曰見一羣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我固疑是老奴

溫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  
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荅云佳壻難得但  
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足慰吾餘  
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姑云已覓得婚處門  
地粗可壻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  
喜既婚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  
老奴果如所卜玉鏡臺是公爲劉越石長史比征劉  
聰所得

厭何預卿事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工  
疆無有登車理恢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誑  
女云宜徙于是家人一時去獨畱女在後比其覺已  
不復得出江即莫來女哭詈彌甚積日漸歇江虧暝  
入宿恒在對床上後觀其意轉帖虧乃作厭良久不  
悟聲氣轉急女乃呼婢云喚江即覺江于是躍來就  
之曰我自是天下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耶既爾  
相關不得不與人語女默然而慚情義遂篤



何如君李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棧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

家舅刻薄

衛江州在潯陽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唯餉王不畱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復驅使草木

故可種

蘇峻之亂庾太尉南奔見陶公陶公雅相賞重陶性儉吝及食噉薤庾因畱白陶問用此何為庾云故可種于是大歎庾非唯風流兼有治實

何至以甕牖語人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而歎曰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甕牖語人猶當無一豪可論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便大怒舉以擲地雞子于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蹙之又不得嗔甚復于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一豪可論况藍田邪

冷如鬼手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司州言氣少有牴逆于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牀就之持其臂曰汝詎復足與老兄計螭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疆未捉人臂

袁生遷怒

桓宣武與袁彥道標以捕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擲去五木溫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爲貴

流芳遺臭

桓公卧語曰作此寂寂將爲文景所笑旣而屈起坐曰旣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邪

問是何草

簡文兄田稻不識問是何草左右荅是稻簡文還三日不出云寧有賴其末而不識其本



廣雅釋義 卷之三十一  
謂是乾飯

王敦初尚主如廁見漆箱盛乾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澡盤盛水琉璃盤盛澡豆因倒箸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有情癡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卽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壻從挽卽摻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少時神明可

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覽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此爲茶爲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爲熱爲冷耳嘗行從棺卽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

世人以此謔中卽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胡兒旣無由知父爲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旣了已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謔中卽



廣雅釋義 卷之二  
亦言我共作此胡兒懊熱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  
託引已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

天時尚煥

虞嘯父爲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  
有所獻替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曰天時  
尚煥鱉魚蝦鱸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帝撫掌歛

誰當卿卿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于禮爲不敬  
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誰當

卿卿遂恒聽之

劉昭幼童傳

對日遠近

與晉書小異

晉明帝諱紹元帝子也初元帝鎮揚州時中原喪亂  
有人從長安來帝問洛陽消息潛然流涕帝年數歲  
問何故具以東渡意告之因問帝汝意謂長安何如  
日遠荅曰不聞人從日邊來只聞人從長安來帝異  
之明日集羣臣宴會說以此荅明帝又以爲日近帝  
動容問何故異昨日之言荅曰舉頭不見長安只見



日以是知近帝大悅

晉陽秋

月犯少微

會稽謝敷隱若耶山初月犯少微星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名著于敷時人憂之俄而敷歿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歿不得歿

續晉陽秋

只見人送汝上郡

晉羅友家貧乞祿桓溫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同府人有得郡者溫爲坐序別友亦被命至尤遲溫晚之荅曰臣昨奉教旨出門于中路見鬼柳榆云我只見人送汝上郡何不見人送汝上郡友始怖終慚不覺成淹緩之罪溫笑其滑稽而顧愧焉後以爲襄陽太守

交州名士傳

稱骨度肉

張重南郡人也明帝永明元年舉孝廉送京師正月



朝于德明歿帝怪其短小問曰何郡小吏荅曰昔子  
竒十六爲河東太守其羅十二爲秦相陛下欲得才  
邪抑將稱骨度肉也帝嘉其善對賜以金帛

未嘗北向看日

明帝問張重曰日南郡人應向北看日重曰臣聞鴈  
門郡不見壘廡爲門金城郡不見積金爲城雲中郡  
不見中天而居東海郡不見宮室在于水中臣雖居  
日南未嘗向北看日

廣滑稽卷之二十終



國

唐書

卷之二十一

二十四



